



解放军和民兵故事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1964年

《故事会》分类合编本

解放军和民兵故事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《〈故事会〉分类合编本》第四分册,汇编的都是《故事会》1—12辑和《故事会小丛书》1—36号有关解放军和民兵的故事。共二十三篇,有对敌斗争的,有苦练硬功夫的,也有新人新事。

《〈故事会〉分类合编本》共五册,其他四个分册是:《阶级斗争故事集》、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故事集》、《新人新事故事集》和《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》,都同时出版。

余竹君 佳木思 装帧

统一书号 10077·1221

定价(四)三 角

解放军和民兵故事集

上海文化出版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78号

1965年12月第1版

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90,000册

开本790×1035毫米1/32

印张5 11/16

插页1

字数116,000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目 次

对 敌 斗 爭

- 南海长城 沈留生編述(1)
- 插旗 郭士哲創作(23)
- 三比零 刘宙勛口述(35)
- 婆媳捉特务 余晋奎編述(40)
- 海上擒敌 孔宪甫創作(43)
- 铁帆老大 罗小虹改編(54)
- 兄弟民兵 閻 甦 江 深創作(62)
- 阿鯊站崗 林微潤 刘清河創作(72)

苦 练 硬 功 夫

- 这是一场战斗 胡本貴讲(81)
- 快三枪 张广亮編述(88)

- 李科长巧难炊事班 李久香創作(97)
- 铁腿阿陈 梁 信創作(105)
- 过壕 朱潤祥創作(113)
- 宋文龙追车 宁 空創作(123)

新 人 新 事

- 十二点差一分 景世泽創作(130)
- 一块錢 韦 文編写(136)
- 三十块錢 韦 文編写(139)
- 一张电影票 韦 文編写(143)
- 找亲人 沈崇明 王鴻枝 徐志淦創作(147)
- 他爱上这一行 王元琪創作(152)
- 一双袜子 許惠泉創作(158)
- 三张瓦片 志 坚創作(163)

参 軍

- 兄弟参軍 华士亭創作(168)

南海长城

上海市青浦县商榻公社农民 沈留生 編述
上海市青浦县商榻公社民办小学教师 蔣桂福 整理

一、海上来敌

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深夜里，我国南海海面上，风大浪高，一片漆黑。有一只蒋匪帮运送特务的机帆船，改扮成渔船模样，向大陆这边开来。他们打算窜上大陆，潜入深山，建立反革命据点。船上有二十六个特务，是蒋匪“广东反共救国军鲨鱼小队”的全体人马。其中有两个特务头子，一个是鲨鱼小队的少将“司令”，名字叫何从。这家伙虽然当上了“司令”，可是，看到一批批派到大陆去的特务，都给我们照单全收，去得回不得，心里已经在替自己担忧，现在是心事重重，正低着头，一声不响。另一个是鲨鱼小队的上校“副司令”，姓王，一只眼，绰号叫“单眼王”。这家伙从前是金星岛的大恶霸，又是海盗头目，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去了。这次当上了“鲨鱼小队”的上校“副司令”，眼看就要回老家，只觉得浑身筋骨舒松，得意洋洋。他拍拍胸脯对何从说：“何司令，你放心。这次行动包在我单眼王身上！这南海一带，四十岁出头的人，哪一个不当过我的部下，哪一个不知道我单眼王！我们只要

一登上大陸，嘿，嘿！不要多久，天下又是姓蔣的啦！”

單眼王吹牛吹得正起勁，忽听得一个特务喊：“前方发现一只小船！”喊得何从的汗毛“全体肃立”。特务又喊：“小船上在用紅灯向我們打招呼。”何从連忙从船艙里探出头來說：“靠不住吧！当心中了共軍的詭計。”單眼王“啪”地往船头上一跳，四面一望，沒有发现別的船只，就从腰里“唰”地拔出双枪，命令說：“說不定是接应我們的，把他弄上来！如果不是，哼！我單眼王的双枪也好开开葷！”

不消一刻工夫，从小船上爬上来一个人，看见單眼王就喊：“王大爷！”原来这个人正是大南港的地主卫太利，單眼王的老部下。單眼王逃到台灣以后，卫太利就潜伏下来。这家伙詭計多端，賊心不死，和單眼王一直有秘密联系。今天，他收到秘密电报，知道單眼王要来，就乘着大南港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地准备庆祝国庆节，偷了一只小船逃出来，去接应他們。卫太利一见單眼王，象哈巴狗见了主人一样，还双手一托，送上一样见面礼：“大爷，这是你当年的那把宝刀，我給你带来了！”單眼王把双枪往腰里一插，接过一看，嚟呀！真是自己当年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的那把手杖刀，看起来象一根手杖，抽出来却是薄刃快口的一把刀。單眼王拿着刀从头摸到尾，說：“委屈你了。分別十几年，你老早生鏽了吧？”“不，大爷，我已經給你磨亮了。”單眼王“唰”的一声，从手杖里抽出刀来一看，果然雪白澄亮。他举起刀来在空中一揮，說：“宝刀啊宝刀，此番你正好陪我回去。我要叫那班穷小子拿血来孝敬你！”正說着，一个浪头打来，船一側，單眼王身体一晃，手里那把刀一斜，差一点劈在卫太利的脑壳上。

浪头打过，小特务报告說：“离大陸还有二十哩。”何

从看看手表，命令說：“繼續向大南港方向，熄灯航行。”大南港？卫太利急忙說：“大南港新近来了不少共軍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”单眼王指着地图問卫太利：“金星島有沒有共軍？”“沒有，只有那班穷小子組織起来的民兵。”“有多少？”“一个排，民兵連連部設在大南港。”“什么武器？”“杂牌貨，弹药不多。”“連长是誰？”“区[欧 ōu]英才。”“区英才？他是誰？”“金星島上那个钟老太婆的女婿，是个搬运工，当过几年共軍，做过班长，前年才复員回来。”单眼王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哼！原来是那个死老太婆的女婿……何司令！金星島上只有一群穷小子当的民兵，領头的又在大南港，没什么了不起！我們先登金星島，繞开大南港，直插百花山！”“好！先登金星島，那里有你的老部下，找漁船便当。”就命令全部特务登上橡皮艇，向金星島进发。卫太利把登陆地点告訴他們以后，就随着那只运送特务的机帆船，偷偷地溜到外海去了，准备以后接应他們。

二、节 日 訓 女

金星島是南海上的一个小島，它和大南港遙遙相对，好象南海边的两只眼睛。

金星島上有一戶姓钟的漁民。老媽媽今年五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精神抖擻。她三十五年前参加过工农赤卫队，斗争过土豪劣紳。老媽媽十分热爱解放軍和民兵，她大女儿阿螺以前是个民兵；大女婿区英才是个复員軍人，现在是大南港民兵連連长；小儿子钟好是民兵班长；媳妇海兰沒当干部，是个普通民兵；連去年刚出世的外孙女儿也取名叫“爱兵”。

今天是国庆节，又是外孙女儿小爱兵的一周岁生日，等一会，一家人都要回来过节，所以，钟媽媽今天特别高兴。她四更天就起床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灶头上鏟刀、鍋子忙得象在比武，菜刀、砧板忙得象在打鼓。一切安排停当，钟媽媽从箱子里拿出一面全新的五星紅旗，把它高高地挂在閣楼前面的旗杆上。閣楼下面放一张紅漆描金的小桌子，桌子上摆一只电池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北京天安门庆祝大会的实况，不断传出“毛主席万岁”、“毛主席万岁”的欢呼声。钟媽媽布置得十分满意，就坐下来一面織鱼网，一面听广播。

这时候，钟媽媽的大女儿阿螺从大南港回娘家来了。她身上穿着新衣服，头上插着花，背上背着小爱兵。钟媽媽抬头一看，不对呀！阿螺今天为什么面孔鉄板，嘴巴翘得高高的，簡直好挂二十四只油瓶。阿螺走上来叫了一声“媽”，就把小爱兵抱到里面去了，然后出来坐在钟媽媽对面，一声不响。钟媽媽說：“阿螺，今天是国庆节，又是小爱兵生日，应该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气鼓鼓的呀？”原来，阿螺自从結了婚，生了小爱兵，退出了民兵队，就漸漸地产生了太平麻痹思想。她平时对爱人区英才經常出去站崗、放哨，不能和自己常在一起，已經很有意见了，今天区英才又不肯跟她回家来过节，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。现在听媽媽一問，就把这股气“噼里啪啦”都吐了出来：“噫！别提什么国庆节啦！生日啦！爱兵她爸爸本来已經答应回家来过节，忽然来了个区委江書記，說是民兵要加紧訓練、备战，国庆节更要特別提高警惕，他就马上带着民兵巡邏去了，我拉也拉不回来。他呀！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！”钟媽媽說：“傻丫头，江書記說得对，你英

才也做得对嘛！当初你不也是开口要艰苦奋斗，闭口要机智勇敢嗎，怎么现在倒埋怨起英才来了？”“当初！当初誰知道他当兵当出癮来了！在部队里当了五、六年兵，回来也可以换换班了，就算不换班，也用不着老是那么站崗、放哨的呀！还说什么：‘不要忘了，还有敌人，还有妖魔鬼怪……’”“对呀！”钟媽媽插上来说，“是还有妖魔鬼怪嘛！”“什么妖魔鬼怪！解放都十几年了，誰见过？我当民兵的时候，白天黑夜，把眼睛睜得象金鱼眼睛一样，也沒有见过一个敌人，就連爱兵她爸爸当了几年兵，也沒有见过一个呀！”

钟媽媽听女儿这么說，顿时脸就一沉，想：台灣有美国鬼子、蔣匪帮，大陆上有残余的反革命分子，你还說沒有见过妖魔鬼怪？就說：“阿螺呀！你怎么可以說沒有见过妖魔鬼怪？远的不說，就說我們队里的卫太利，他脸上咪咪笑，肚里藏把刀，常常造謠破坏，你难道看不见？”“卫太利？一条小鱼掀不起大浪，一个跳蚤頂不起被窝，怕他干什么！”阿螺的思想已經麻痹到非常严重的程度，钟媽媽心里很激动，說：“阿螺啊！你不要看这些人点头哈腰的，就觉得天下太平了。三十五年前，我們成立了工农赤卫队，拿起枪杆子，那些土豪劣紳也这么点头哈腰的，可是后来，我們一放下枪杆子，他們就叫你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他們靠什么？也是靠枪杆子。阿螺啊，江書記說得对：‘我們不光要手上拿枪，思想上也要有一杆枪！’可是这两年你退出了民兵队，放下了手里的枪，却連思想上的那杆枪都放下了呀！这多危險！”“媽，那……难道国庆节英才休息一天都不可以？”“休息一天？我們越是欢欢喜喜地在过节，蔣匪帮就越是眼紅心急！我真沒想到你

嫁了个老公，就想着‘秤不离砣，公不离婆’，把老公牵在身边，叫他也象你一样，心里就只有个家！你怎么不觉得害羞！你，你这哪象我们钟家的人！”阿螺本来是想在媽媽面前告区英才一状的，想不到反而給媽媽劈头劈脑地批評了一頓，心里更气了：“好！不象钟家的人就不象钟家的人，我走！”說着，站起身来就朝海滩边走去。

阿螺刚走，钟媽媽的媳妇海兰值完第一班民兵崗回来了，順便捕了几条鲳鱼，在手里拎着。她看见阿螺气鼓鼓地朝海滩边走，連忙喊：“阿姐！阿姐！”钟媽媽說：“別留她，她要走就走！”海兰說：“媽，你怎么啦？阿姐都在擦眼泪了。”钟媽媽一听，倒又有点心疼起来，想：我今天的话大概說重啦？再一想：不要紧。对海兰說：“她过一会就会回来的，你看，小爱兵都还没有抱去呢！”正說着，阿螺已經在那边叫：“海兰！海兰！”真的在回来了，走近了还对钟媽媽說：“媽，来了一位首长！”首长？钟媽媽抬头一看，果然，阿螺后面跟着两个人。一个身穿淡灰色中山装，手里提一只公文皮包，象是首长模样；另一个穿的是解放军軍装，腰里挂一支短枪，象是首长的警卫員。

三、智 辨 特 务

这两个究竟是誰呢？是特务！那穿中山装的就是特务头子何从，冒充解放军的首长；另一个是他身边的小特务。昨天夜里，一船二十六个特务一登上金星島，就把橡皮船藏在海边石头縫里，人暂时隱蔽起来。何从就化了装，帶了一个小特务来察看动静，准备弄只船，繞过大南港上百花山去。何从看见钟媽媽，就說：“老媽媽，我們昨天夜里来演习，碰上大风，要在你們島上停留一会！”小

特务马上拿出一封証明信送給钟媽媽：“喏，証明信，这位就是我們首长！”钟媽媽連忙热情招待：“首长，你們来得正巧，我們刚捕到新鮮的鲳鱼，味道可真美！随便哪一位首长到我們金星島来，都要尝尝我烧的鲳鱼。你們先坐一会，喝杯茶。”就和海兰进屋烧鱼去了。阿螺忙着端凳、冲茶。

何从本来一上岸心里有点发慌，现在看见这几个人居然热心招待，第一关已經过去，比較心定了。坐下来，接过阿螺送来的一杯茶，說：“这位大姐，謝謝你把我們帶到这里来，坐下来談談吧！”小特务凑上来說：“我們这位首长是深入下层，来了解情况的，你有什么意见，尽管說。”阿螺說：“意见嘛，只有一点点。”“一点点也好，談談吧！”“首长，你看这太平平的日子，爱兵她爸爸为什么还老是要站崗、放哨、巡邏呀？”何从說：“是啊！他叫什么名字？……”“区英才！”“噢，你，你就是大南港民兵連长区英才的——呃，爱人？”“唉，什么爱人，他是我老公，我是他老婆！他呀！一张嘴就是：‘同志們，我們不能光顾自己的小家庭，不能忘了在海那边还有妖魔鬼怪！’”何从听了心里一惊，連忙問：“什么妖魔鬼怪？”“首长，妖魔鬼怪就是美国鬼子和蔣介石反动派！爱兵她爸爸說：‘他們做梦都想夺我們的江山，害我們的孩子！’”首长，你說，哪儿有那么多妖魔鬼怪呀？”“呃！有，有，当然有，不过，他也說得太大惊小怪，草木皆兵啦！”“不，首长，不是‘草木皆兵’，他說的是‘全民皆兵’！”首长，依我說呀！有你們解放大軍保护着我們，就算有几个妖魔鬼怪，他們也不敢来呀！那些短命鬼哪有这么大的狗胆。首长，你說对不对？”“对！对！他們不敢，不敢！”何从虽然給她指着和尚罵賊

秃，听得很难受，不过，他心里一块石头倒落了地。心想：这个人有眼无珠，辨不出真假，倒是我們的好帮手。就赶紧說：“大姐，你們家有船嗎？”“船？有啊！”“我們想借用一下，到大陆上去！等会儿給你船錢！”阿螺說：“解放軍坐船不要錢，不过，船有点漏水，我先去修一修。”就站起身子，准备到海边去修船。

这时候，钟媽媽正好端了一盘鱿鱼，拿了一瓶五茄皮酒出来，就問：“你們在談什么？这么熱鬧。”“首长在問意見。”“你到哪里去啊？”“首长要用船，我去把船修一修。”阿螺一边說一边走了。钟媽媽听說要船，心里倒一动：“船？首长，你們是怎么来的呀？”“坐船来的！”“船呢？”“出，出了点小毛病！”“噢！……那阿螺的小破船，哪里坐得下你們这么多人哪！首长，等一会我去給你弄只大船来！”何从想不到事情竟这么順利，連忙說：“那太好了！我們一定重重奖賞，……呃，奖励你們。”钟媽媽听见“奖賞”两个字，觉得有点刺耳，就說：“唉，說到哪儿去啦！帮助解放軍解决困难是我們的本分。首长，你先喝点五茄皮，吃点烤鱿鱼，等一会吃頓鲳鱼再走！”“不！我們还有紧急公事，麻煩你赶快去把船弄来！”钟媽媽看他們这么急，心里真的疑惑起来了。她想：他們起初說大軍演习碰上大风，在島上停一停。现在风还刮得挺大，为什么又急着要走呢？再說，大軍演习，总不止一只船，难道所有的船都坏了？再說，我从来没有听见解放軍首长讲过什么“奖賞”不“奖賞”的，这倒要留心。灵机一动，就說：“急什么？首长不是要問意見嗎？我的意見有一麻袋、两栲栳，多得很哪！”

何从听钟媽媽說有那么多的意見，就乐开了，連忙

說：“你有意見？快講，快講，特別是多講講這幾年的困難！”“困難？這幾年的困難算得了什麼？往年才真叫困難哪！”“往年怎麼樣困難呢？”“唉！我家在四個年頭里，死過兩個人，我大兒子、我男人全死啦！”“是怎么死的？”“我大兒子是活活餓死的。”何從想：對！這幾年大陸上糧食緊張啊！連忙假裝同情：“是不是口糧不夠吃？”“什麼不夠吃？沒得吃！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！”何從就象碰上了知己，說：“老媽媽，你這幾年真受苦了！那麼，你男人又是怎么死的呢？”“是給人家逼着出海，在三杯酒地方碰着大風，給淹死的！”何從又很聽得進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“唉！這都是強迫命令害死人哪！老媽媽，你想想，是誰害得你這樣苦啊？”“誰？就是那些早就應該死盡死絕的國民黨反动派！”這話才說完，就听得“哐啷”一聲，一只酒杯在地上跌得粉碎。怎麼？原來何從正問得很得意，舉起酒杯來想喝酒，冷不防听钟媽媽訴的是她在旧社会吃的苦，把国民党反动派恨死了，心里一吓，手一抖，酒杯跌了下去。牛頭不对马嘴，辣椒缠做茄子，我搞錯了！連忙說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这是在讲从前的事情啊！”“当然是从前的事情，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四年，现在哪有这种事情啊！哎，首长，你说蔣該死那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不死呀？”何从心里还在“卜卜”跳，嘴里只好敷衍：“哎，該，該死了！……不过，听说他还想回大陆来过八十大寿哪！”钟媽媽說：“噢，我們早准备欢迎他了！”“准备什么？”钟媽媽“噤”地拿起一把大鱼叉，对准何从一扬，說：“拿这个来欢迎他！”吓得何从倒退了两步，暗暗出了一身冷汗。钟媽媽是有点买瓜看皮色，现在看见这两个家伙神色慌张，心里已經明白。她把大鱼叉“哐”地朝地上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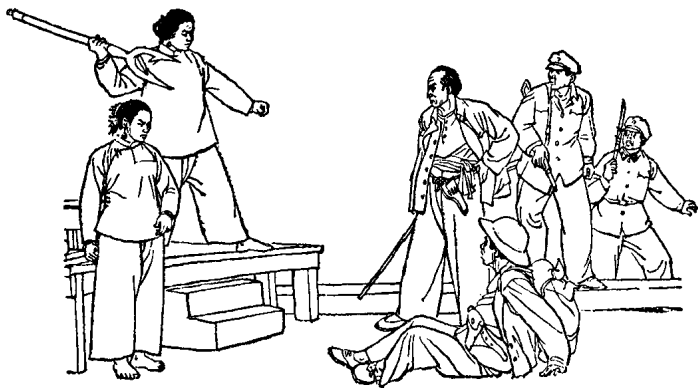
戳，笑了一笑說：“哎哟！‘首长’，我光顾跟你說話，連鲳鱼都忘記了，你等等，我去拿来！”

等钟媽媽一走，何从連忙对小特务說：“这里不是我，們落脚的地方，这些人也不象是王副司令的老部下！”小特务說：“这个老太婆倒很热心，还給我們燒鲳鱼吃呐！”“她越热心我越怕，她当我們是共产党的首长才这样热心，假使她知道我們是什么人，就会拿鱼叉来对付我們了！不过，区英才的老婆，倒是我們的一个好帮手。现在还是赶快到她那里去弄只船，马上就走！”

钟媽媽是不是进去拿鲳鱼的呢？不是。她是去叫媳妇海兰出来，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见机行事。走出来，她正好听见特务在說“马上就走”，就赶紧踏上一步，双手一拦：“‘首长’，不要急，鱼还没有燒好，再等一等！”“我們任务紧急，实在不能再等了！”“那就等我去給你們弄只大船来吧！”何从正求之不得，連忙摸出一迭人民币，塞在钟媽媽手里。钟媽媽恨不得把这一迭人民币朝狗特务脸上擲过去，不过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就压住心头怒火，对海兰揮一揮手：“海兰，快去弄只大船来，把‘首长’平平安安地送到大陆上去。”海兰心里有数，“噠噠噠噠”地奔到海边去了。钟媽媽在这里，一会拿出全家的照片来給他們看，一会唱漁歌給他們听，想尽办法磨時間。两个特务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蚁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。

过了一陣，海兰忽然給一帮人押了回来。这一帮人是什么人？特务，还有单眼王。单眼王把海兰朝何从面前一推，說：“何司令，你还跟这死老太婆讲什么废话？看，她是去給共产党报信的！”钟媽媽对单眼王一看，啊！大恶霸回来了！十四年前，我男人就是給这恶霸逼着出海，

死在三杯酒的！就冲上去，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地响：“哼！单眼王！你来得正好！我正等着给你收尸哪！”单眼王看见钟媽媽，也象撞见了仇人，当年就是她带头反对他的。他象只疯狗，恶狠狠地对钟媽媽說：“哼！我懊悔十多年前沒有把你們这帮穷鬼统统杀光！这次，你就等着我来给你收尸吧！”忽然，他抬头看见了那面五星紅旗，心里更加恼火：“你們这帮穷鬼，想靠着共产党坐江山，真是白天做梦！来呀！给我把旗拔下来！”一个特务就要上去拔旗。钟媽媽一个箭步搶上去，拉起一把大鱼叉对准他：“誰敢动！这面五星紅旗是我們漁家的命根子，誰敢拔，我这鱼叉先就不答应！”单眼王“唰”地抽出刀来，想对准紅旗劈过去。可是，刀刚举起来，他那只手却被海兰一把抓住。海兰还“扎喀”一口，咬得他喊：“啊唷！”手一痛，刀落下来了。单眼王拉起一脚，把海兰踢倒，喊：“给我抓起来！”几个特务就七手八脚地把钟媽媽婆媳俩捆起来押走了。



这时候，阿螺修好了船，从海滩上唱着漁歌回来，她还不知道刚才家里发生的事情。一进门，就对何从說：“首长，船修好了，我們走吧！”一面說，一面跑到屋里去抱小爱兵。一想：临走要对媽媽說一声，就喊：“媽！媽！”沒有人答应。又跑出来喊：“海兰！海兰！”也沒有人答应：“咦，人呐？”何从說：“大姐，我們有紧急公事，不能再耽擱啦！”“紧急公事？……”单眼王說：“对！有紧急公事！快走吧！”阿螺这才看见一群不三不四的人，哪里是解放軍！說：“啊！原来你們不是大軍？”“我們是美国总统和蔣总统的大軍。快給我們帶路！”阿螺明白过来了，世界上还真有妖魔鬼怪：“呸！要我帶路？做梦！”单眼王逼紧一步，突然“啪”地从阿螺手里把小爱兵搶了过去。阿螺当然着急，就拚着命扑上去搶，喊：“还我孩子！还我孩子！”何从挡住她說：“孩子可以还你，只要你把我們送走，还可以送你一块金砖。”說着，把手里的一块金砖晃了晃。阿螺心里火得連冷水都烧得滾，对准何从就是一記耳光，金砖也落在地上。单眼王大步跨上悬崖，举起小爱兵，对阿螺說：“你不答应，我就把她从这里丢下去！”“呸！孩子我要，送你們走办不到！”阿螺还是追上去搶小爱兵。这时候，突然“砰！砰！”传来两声枪响，接着“嗚嗚嗚”地海螺号也响了。单眼王一呆，阿螺乘势冲上去把小爱兵搶了过来。单眼王顾不得搶孩子了，急急忙忙說：“快，把她們帶走！何司令，你跟我上望夫崖！”

四、勇 闖 險 礁

特务刚刚溜走，区英才領着民兵赶到了。民兵怎么会来的呢？原来昨天区委江書記来，叫大家要特別提高